

跟着古诗词游义乌

春到山城开汉诏

青石板路镌刻着老街的年轮,青砖灰瓦与雕花门楣沿街蜿蜒,红黄灯笼与金凤展翅灯组在暮色中诗意交织,氤氲热气中飘散着煎饼馃子的诱人焦香……今年春节,承载着义乌人乡愁记忆的西门老街蝶变归来,加上作为总台春晚义乌分会场的核心拍摄点之一,这场根植于本土文化的渲染式体验,让这里一跃成为马年新春的顶流打卡地。

西门街,因坐落于城区西门而得名。而西门这一看似寻常的方位称谓,实则藏着一个雅称——迎恩门。“迎恩”二字,寄托着迎接浩荡皇恩的深意,即这是一座迎接诏书之门。古时,每有诏书经义乌江送达,使臣从西江桥头登岸后,地方官员便早早在此恭候,“迎恩门”之名由此而来。

明崇祯戊寅(1638年),知县熊人霖主持扩建城池,创建了七门敌楼,并写下《七门诗》以颂之。其《迎恩门》一诗云:“越东甲县枕青川,桐岭通源沃野宽。春到山城开汉诏,秋祈社鼓祝公田。即看棠墅卿才见,遥俯潜溪学士传。独愧书生承世赏,催科难答赐餐钱。”

据《康熙义乌县志》记载:“熊人霖,字伯甘,别字鹤台,江西进贤人,兵部尚书熊明遇之子。崇祯十年丁丑(1637年)进士,十一年(1638年)莅任(义乌知县)……壬午(1642年),迁工部主事。”

此诗描绘了迎恩门的一幅地理人文画卷,也是一篇官员的履职心迹,呈现了熊人霖治下迎恩门的物华人情。在诗的开篇即点明了义乌的地理位置及风貌,展示了义乌依山傍水的自然环境:以青山为枕,绿水为席,至水势回环处耸立有“钓鱼矶”。北部的桐岭乃绣湖之源头,水源从此流出,滋润着肥沃而广阔的田野。

诗中的“偏”字,通“遍”,有“广远伸展”之意。意思是水源从桐岭流出后,养分遍布,铺展到了沿途的田野。而义乌处于金衢盆地东缘,东、南、北三面环山,中西部浅丘漫岗,向西开口,形成盆地状。故这个“偏”字,在地形上也含有“偏安一隅”之意,指出义乌是一片相对“偏离”核心繁华区、被山脉环抱而相对封闭的沃野。这水源,便滋养了这片既广阔又幽僻的田野。

诗的颌联写出了迎恩门的政治功能与农耕祈愿,即上承皇恩、下祈民福:春天来了,山城打开了城门,准备迎接皇帝诏书的到来。到了秋天,社庙里又敲起了社鼓,百姓通过祭祀社稷,祈祷这片汗水浸润的土地硕果满满。“山城”,指义乌,其三面环山,城市依山而建。“汉诏”,借“汉”喻“明”,指皇上的恩诏;因迎恩门是迎接圣旨之门,“开汉诏”,即天子的诏书从此门传入。

“祝”,祈祷、祝愿;明朝的土地主要分官田和民田两大类,通常所说的“公田”就是官田。“祝公田”,就是祈愿国家所有土地都能获得丰收。古时站在迎恩门处,向西可看见一里外的“社稷坛”。熊人霖在该诗的序言中写道:“其西一里,曰社稷坛。”据《康熙义乌县志》记载:“社稷坛,在县西迎恩门外一百步。祀土神、社神之神。社以祭土,稷以祭谷,即古者春祈秋报、方社先农之祭也。”

颌联将迎恩门融入了深厚的人文背景中:诗人在此眺望,抬眼就能看到向西五里处的那座“卿才发切坊”,那是为表彰前义乌知县、后官至兵部左侍郎的汪道昆而立

的功德牌坊;再往远处眺望,在西边二十里处是潜溪,那是明初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当年读书的地方。熊人霖在《迎恩门》一诗的序言中写道:“(迎恩门)又西二十里,为潜溪宋学士读书处。”诗人在迎恩门看到两处极具人文底蕴的遗迹:武有汪道昆的军事谋略,文有宋濂的学问传承。由此也说明,迎恩门不仅连接着自然山水,更连接着义乌的文武之脉。

尾联是全诗的“诗眼”,也是熊人霖的为官自省:面对先贤的功绩和皇家的恩赐,唯独我这一介“书生”,靠催收赋税来完成职责,对此我深感惭愧,又怎么能报答皇上赐予的俸禄恩赐呢?“催科”,即催收赋税。实际上,熊人霖出身官宦世家,世袭恩宠,政

声甚著,后官至太常少卿,却自称“书生”。这不仅是在谦辞,更透露出明末地方官在征压力下的复杂心态。

在此诗中,熊人霖不仅勾勒了义乌的地理形胜与农耕景象,更借景抒情,通过追慕汪道昆、宋濂等先贤,反衬出自己作为地方官在“催科”与“养民”之间的矛盾心理。他在描写迎恩门的秀丽风光与深厚人文之后,随即笔锋一转,直面现实痛点,揭示当下政务的沉重。这不仅体现了诗人作为地方官的良知与自省,也使诗作更具历史厚度与情感温度。

一座迎接恩泽的城门

古代官差由迎恩门前往金华,故在命名迎恩门前,西门又称“金华门”,在南宋末年还建有淙波亭。据《万历义乌县志》记载:“旧设四门,东曰东阳,西曰金华,南曰绣川,北曰会稽。宋大观三年(1109年),知县徐秉哲重建。开庆元年(1259年),知县赵必升重修,门各有亭,东曰迎春,北曰迎朝,西曰淙波,寻度。”

“国朝嘉靖三十四年(1555年),知县曹司贤始用石筑为门楼,颇如城门之制,便于守望;东曰朝阳,仍其旧,东北更创一门曰金麟,南曰南薰,西曰迎恩,西北曰湖清;又复设二门于东北,曰槐花。”至崇祯戊寅(1638年),知县熊人霖肇造七门敌楼:东曰朝阳,东北曰金麟(今改为卿云门),南曰南薰(今改为文明门),西曰迎恩,西北曰湖清,又东北二门曰槐花(今一改为拱辰门,一改为通惠门)。”由此可见,“迎恩门”之名应始于明嘉靖三十四年。

为何称西门为“迎恩门”呢?熊人霖在《迎恩门》一诗的序言中写道:“迎恩门,西方门也。国有诏书至,则从此门入,题其外曰‘迎恩’,内曰‘德布丝纶’。”

“德布丝纶”有何深意?“德”,此处既指皇帝的恩德,亦指诏书中所承载的仁德政令。“布”,散布、传扬、宣布之意。“丝纶”,典出《礼记·缙衣》:“王言如丝,其出如纶”之句。原意是说,君王的话起初像丝线一样细

微,一旦传出,就会被放大如粗索。后世便以“丝纶”代指帝王诏书。迎恩门内挂此匾牌的含义为:当帝王的诏书经由迎恩门传入城中,其所承载的恩德与政令,便如春风化雨般迅速传遍整座城市,润泽黎民百姓。

对于迎恩门,熊人霖在他的“城记”中还有详细记述:“长川泱泱,天马来观,乃道邑治而西浴于咸池,达于婺郡,皇言如锦,辰告斯赋,敷时锡福,时曰‘迎恩’。”

“长川”,指义乌江;“泱泱”,水面广阔、气势宏大的样子。“观”,赐予。“天马”是神话中的神兽,此处暗喻从西方来的祥瑞或王命。故此句可解释为:浩荡的义乌江水绵延流淌,奔流不息,仿佛天马自西方驰来,赐福于此地。

接着,熊人霖写道:“这江水经县城西流,如同汇入了神话中的咸池,最终通达婺郡。”“道”,意为经由、经过。“邑治”,指县衙所在,指义乌县城。“西”,向西。“浴于咸池”

典出《淮南子》:“日出于暘谷,浴于咸池”之句。“咸池”,古代神话中的日浴之处,位于西方。此处借指西方的泽国或水域,或指钓鱼矶附近的水域。“婺郡”,即金华府,义乌江向西南流入金华江,汇入婺江。

那“皇言如锦”又是何意?“缙”,同“绅”,典出《礼记·缙衣》:“王言如纶,其出如缙”之句。“纶”,是古代官吏系印所用的丝带;“缙”,是牵引棺材的大绳索。这里运用比喻和夸张的手法,强调王言分量之重,堪比那根需成百上千人才能抬动的大绳索,渲染和凸显帝王诏书的庄严权威、不可动摇。“辰告”,即按时宣告、及时布告的意思。“斯赋”,指这道诏书,或指上天或皇帝赐予的使命。此句的意思是:皇帝的诏书庄重如粗索,按时宣告于此,赋予此地以使命。

熊人霖最后得出结论:将皇恩普施于当下,赐福于百姓,这便是“迎恩”的含义。“敷时”,普施于当时。“锡”,同“赐”。

熊人霖的这段骈文虽文字简练,却深刻阐释了迎恩门的地理位置及文化底蕴。文中将迎恩门作为西门、临江、通往婺郡的地理特征,“天马”“咸池”的神话意象,以及“王言如缙”的政治象征熔铸于一炉,揭示出迎恩门不仅是城市的西门,更是承天命、迎王言、播福泽的通道。

一个令人称颂的邑宰

迎恩门人文渊藪。熊人霖在《迎恩门》一诗中提到了两个人:汪道昆和宋濂。其中,汪道昆于嘉靖二十七年(1548年)任义乌知县,政绩卓著。调任福建后,曾组织义乌兵抗倭。

“即看棠墅卿才见”,这个“棠”字,指的是甘棠树,典出《诗经·甘棠》“召伯甘棠”之

句。传说周朝召公巡行乡邑时拒住民宅,于甘棠树下决狱理政,形成“劳一身而不劳民”的执政理念。“甘棠”遂成为历代称颂地方官惠政、德政的代名词,是清官良吏的象征。“墅”,指别墅、房舍。“卿”为古代高级官名;“卿才”,指具有辅国才能的人。“卿才见”,指看到了“卿才发切坊”。

熊人霖在《迎恩门》一诗中写有序言:“(迎恩门)又西五里,为卿才发切坊,是汪大司马发切处。”故这个“卿才”,指的就是“汪大司马”,即汪道昆。他兼具出众的军事天赋与深厚的文学造诣,其文学成就可与中原大家媲美,与王世贞并称“南北两司马”。

“发切”,原指拿掉支住车轮的木头,使车启动,引申为事业或仕途的开端。“卿才发切”,指“人才的起步”或“仕途的起点”,这里意指汪道昆虽日后官居高位,其卓越才能是在义乌知县任上崭露头角、奠定根基的。牌坊立于此地,正是为了纪念他在这里起步,最终成就大业的荣耀。

“发切”典出《诗经·甘棠》:“蔽芾甘棠,勿剪勿伐,召伯所茇……蔽芾甘棠,勿剪勿伐,召伯所憩”之句。“茇”,意为草舍或居住;“说”通“税”,意为止息、休憩。“发切处”,即指古代官员(这里指汪道昆)临时休憩之所。

另据《崇祯义乌县志》记载:“卿才发切坊,为前令汪大司马南溟先生道昆表也。”

此处的“表”字,即指古代官府为褒扬忠孝节义等行为所立的石碑或牌坊。

据《康熙义乌县志》记载:“汪道昆,字伯玉(号南溟、南明等),直隶歙县(今属安徽)人。由嘉靖丁未(1547年)进士(与张居正同科),二十七年(1548年)任乌(知县)……公积官至兵部左侍郎。”明朝的兵部尚书别称大司马,兵部侍郎亦别称少司马,汪道昆后官至兵部左侍郎,人称“汪大司马”,当是一种敬称。

熊人霖以“棠墅”特指前知县汪道昆停留居住过的房舍,并指他为“卿才”,由此赞美汪道昆为官义时的德政,如同召公一样留下了美名,成就了一处历史遗迹。

汪道昆的“卿才”表现于何处?据《康熙义乌县志》记载:“公(指汪道昆)甫(刚刚、才)弱冠,英特警敏,风力过人。绪寻本始,梳栉宿弊,振洗颓风。杜绝侵渔,征赋立辨,辨枉破滑,剪刁锄强,痛惩起灭,以熄讼源。……尤崇重学校,造就青衿。所奖拔俊异,为时名流,以行取人为南京工部主事。民遮道泣留,不忍别。”

由此可见,汪道昆在任义乌知县时,作出过突出贡献。而汪道昆生活在明嘉靖、万历年间,正是日本海盜集团侵扰东南沿海的高峰时期,百姓备受其苦。他从就任义乌知县起,就积极组织民众习武练兵,实现全民防御。离开义乌后,历官户部主事、襄阳知府、福建按察司副使、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,终任兵部左侍郎。

汪道昆入仕后晋升极快,跟东南沿海“平倭”形势,及同乡胡宗宪的抬爱有关。嘉靖四十年(1561年),汪道昆任福建按察司副使。在此期间,胡宗宪(时任兵部尚书,主持东南抗倭)是汪道昆的上司,汪道昆又是民族英雄戚继光的上司。汪道昆积极配合戚继光筹谋策划,招募“义乌兵”赴前哨参战,大败倭寇,一时举

国振奋。后升任福建按察使、巡抚。

汪道昆长子戚继光三岁,经常以“元敬”称谓戚继光;戚继光对汪道昆也很尊敬,一直以“汪公”称之。在平倭战斗中,胡宗宪谋划、汪道昆执行、戚继光冲锋,三人配合默契,一起平息了倭乱,取得一次又一次大捷。

因此,熊人霖对汪道昆十分推崇,一直视他为学习榜样。他曾赋有《卿才发切坊》一诗。其诗云:“九塞兵销司马法,一簾琴静大夫才。石楼百尺桐江上,遥和中原作赋来。”

熊人霖写道:九边要塞的战火平息,靠的就是具备汪司马(汪道昆)这样的用兵韬略。帘幕低垂,琴声悠远,尽展士大夫的卓越才情。那座百尺高的石牌楼,巍然耸立在桐江(指义乌江,义乌曾置“桐州”,因桐山而得名)之畔。站在迎恩门处遥望中原,仿佛在与中原前代大家的文采风流相互应和,将锦绣诗赋谱写。

此诗高度概括了汪道昆一生的两大成就:一是武功,肯定其平定倭患、镇守边防的军事贡献;二是文采(文治),赞美其为官清雅、诗文卓著的文人本色,生动刻画出了汪道昆“出将入相”的全才形象。

一条承载千年的老街

新春的西门街,游人如织。老树新芽,一眼千年。

西门街旧称“上市街”,其历史可追溯至宋朝,至明清时已初具规模。而迎恩门作为义乌古城西侧的重要门户,被视为西门街的起点。据《万历义乌县志》记载,时县城共有七条街,而城区占有三条,皆处于县西:“县前直街、上市街、下市街,俱在县西。”

在《康熙义乌县志》的记载中,则把下市街定位在县南:“县前直街、上市街,县西;下市街,县南。”至《嘉庆义乌县志》的记载中,城区才多了一条“西街”,城区的街道增至四条:“县前直街,即东街;上市街,县西,在迎恩门内,与西街相贯;南街,旧名下市街;西街,湖清门内。”由此可见上市街历史之悠久。

沿街设市。在《万历义乌县志》中记载有“上市”:“上市,县西三十步。”“上市”就是西门街的人口。至《康熙义乌县志》的记载始有“下市”:“上市,县西七十步。下市,县南三十步。本《府志》、旧《志》作‘上市,县西三十步,集以三、六、九日’。故‘上市’出现的时间要早于‘下市’。”

对于城区的街市,《义乌市志》记载得更详细:“明清时期,义乌县城的街巷环绕县衙而建,形成‘一横二直’的主街3条:县前街,又称县直街,东街,东至金山岭脚,西至平桥。这是‘一横’。上市街,后称西门街,北起平桥与西街连贯,在迎恩门内。下市街,后称南门外街,北起县署前,南至原西河巷口。上市街与下市街形成‘二直’,3条主街总长度600米左右,街中心铺设长约2米、宽约0.5米的路心石,两旁以鹅卵石铺砌,沿街阶沿石由各户自置,街道宽3米—5米不等。”

上市街作为县城的主要商业街道,在明清时期最为繁荣。“民国初年,县城主要街道依然是县前街、下市街(南门街)和上市街(西门街)。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,朱店街逐渐繁荣兴盛,西门街日趋衰落。民国二十一年(1932年),浙赣铁路途经县境,北门(原拱辰门)成为出入干道,商人集资建北门街和车站路。”

但是,西门街毕竟底蕴深厚。自民国三十六年(1947年)开始,在湖塘东一带兴建了与朱店街平行的新马路,同时将县前街向西延伸至新马路。据义乌商会在这一年的统计,全县登记在册的有21家商会,而西门街就占17家。其中做得比较大的是龚聚源、陈伯顺、陈平顺三家酱坊,人称“三口缸”。

全媒体记者 龚献明 文/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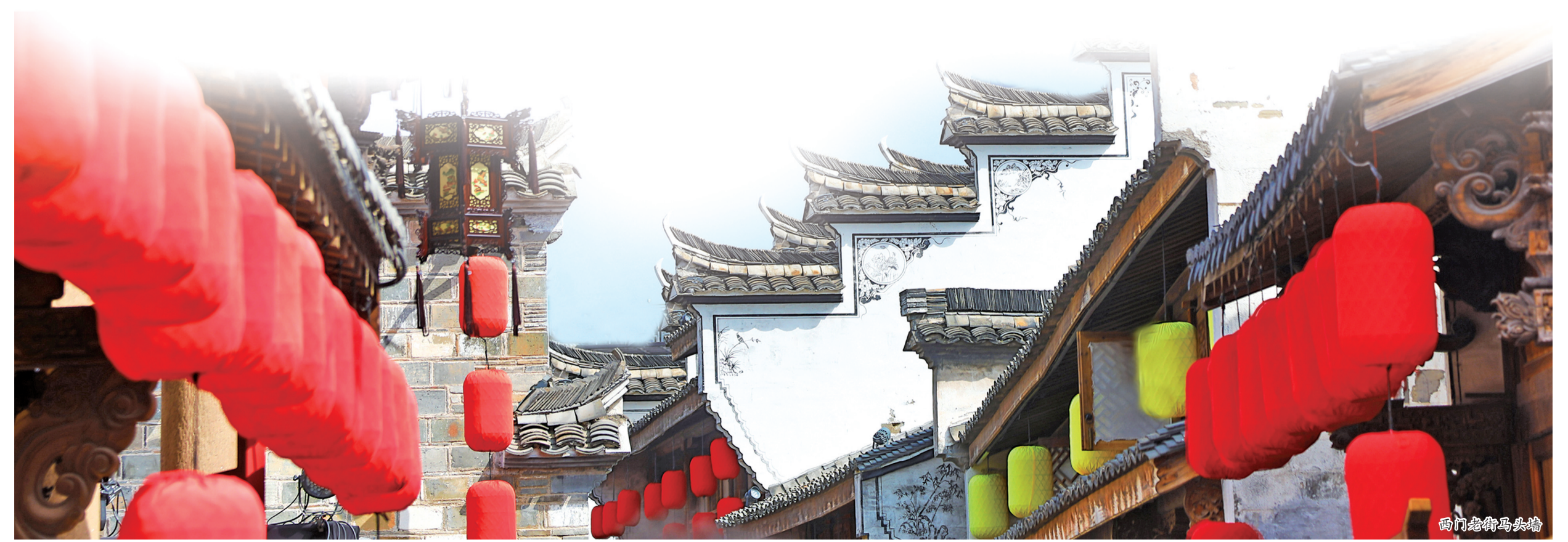
西门老街街景



迎恩门



景象络绎不绝



西门老街马头街